

尋梅

近日，在浙江杭州西湖畔，千年左右歷史的錢王祠內臘梅盛開，在網絡走紅，吸引遊人「打卡」。

市井萬象

中新社



從《繁花》看「王家衛經濟學」



如是我見
陳澍

香港導演王家衛最近推出了一部關於上海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電視連續劇，名為《繁花》，電視劇取材於上海作家金宇澄的同名原著，王家衛花了三年時間來拍，不單單在片中大量使用上海本地演員，此片還獲得包括上海市文化發展基金會等多個上海政府部門的支持和推薦，甚至破天荒推出了滬語版，一時間《繁花》成為內地熱門話題。

王家衛其實也是上海人，他出生於上海，五歲時才隨家人來到了香港，之後的故事都可謂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傳奇了。王家衛對上海是有特殊感情的，據說他第一次看完原著後就決定翻拍，他覺得九十年代的上海很有象徵性，那個年代可謂機遇滿天下，大家都充滿希望，內地也拉開了金融改革序幕，在股市中不斷創造出諸多的「第一」。

王家衛畢竟是王家衛，以他的性格，要麼不拍，要拍就做到極致，特別是在歷史場景上下功夫。在王家衛的鏡頭下，上海一個個經典馬路、場所被搬上銀幕，從歷史悠久的外灘和平飯店，到和上海改革開放可以說同步成長的黃河路美食街，其中還穿插了包括Beyond、王傑等諸多屬於那個年代的港台歌手經典歌曲。不經意間，因為王家衛的《繁花》，忽然間上海許多場所這個月都開始出現爆滿的情況，一部《繁花》不僅讓上海電視熒幕增光添彩，更實實在在提振了上海旅遊業。

據了解，黃河路上的餐廳目前已經全都人滿為患，要在黃河路上的餐廳預定一張桌子，早已經排到了農曆新年之後。外灘的和平飯店、興國路上的興國賓館也都藉着這股《繁花》熱潮推出「繁花」系列套餐，結果一經推出，又馬上搶購一空。

前幾天筆者去上海公幹，本來也想住和平飯店，體會一下《繁花》中的那份上海「老克勒」情懷，結果也是晚人一步，和平飯店如今已是一房難求。此外，最近來上海的外地旅客也都紛紛提出一定要吃一份上海著名的鮮得來排骨年糕（也是《繁花》中的一個重要食物元素），這樣才算是有一個完美行程。由此可見，上海正在藉着《繁花》以及電視劇為上海旅遊帶來新熱潮，這真是令許多城市羨慕不已。

其實旅遊應該是一件很立體的事情，王家衛就做到了，在熒幕上說好上海故事，加上線下實體互動，政府再推一把，很快就變成了真金白銀的機會，從黃河路到外灘到處排隊追求《繁花》情懷的經濟傳奇，正在上海這座城市發生。

香港曾經也有很多自己的勵志故事，好像TVB以前推出過《大時代》這般轟動的電視劇，也因此帶動過許多遊客慕名來香港探訪那些經典電影和電視劇中的場景，時至今日，許多經典台詞依然為內地遊客熟知。香港可否效仿上海，或者從上海的《繁花》成功中找到一些借鑒和啟發？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更何況王家衛是香港人，讓我們期待類似「王家衛經濟學」也能有朝一日拉動內需，提振我們的旅遊業。

容易出錯的關鍵對話

你是否是一個易於溝通的人呢？又說，你是否是一個容易在對話時有激動情緒的人呢？事實上，哪怕是情緒再穩定、自問再理性的人，都會有意見不一而與人爭吵的時候，而最麻煩的是：在越重要的對話時，我們往往越容易失去理性與耐力。

《開口就說對話》(Crucial Conversations: Tools for Talking When Stakes Are High)一書的作者，稱這個時刻為「關鍵對話」。顧名思義，關鍵對話是一些至關緊要的對話，可能關乎事業、關係、價值觀等等，而它卻又有一個特性，那就是叫人高度緊張和情緒高漲，以至令人無法理性地好好說話，並造成麻煩。

關鍵對話，既重要又容易出錯，因為重要的對話使人情緒高漲，並急速釋放腎上腺素。同時，身體卻無法分辨「關鍵對話」和「真正危險」的區別，錯誤地叫我們進入「戰鬥或逃跑」的模式，也就是失去理性。我們可不可以放任自己在關鍵對話時失去理性呢？可以，但我們也要知道，這是有



人與事
姚文冬

我腦子裏多年形成一個定論：母親不愛做飯，做飯也不好吃；父親樂於下廚，而且做得也很好。

小時候，母親常嘮叨一句話：「又該做飯了，一天為什麼要吃三頓飯？」有次，她把這種不滿落到實處，她問父親：「你餓嗎，不吃了行嗎？」像是徵求意見，更像是宣布命令。父親可能正沒胃口，順嘴就說：「不吃了。」於是母親如釋重負，上床躺着。這可苦了我和妹妹。

父親下廚，常在節日，特別是春節，燉魚、燉肉、炒菜幾乎包攬，母親只是幫着包包餃子。父親下廚的日子，家裏洋溢着喜慶。父親為什麼不天天下廚？我天真地想。

我們成家立業後，總要常回家看看，每次回去，都是父親下廚，而且他還摸準了每個人的口味，知道餐桌上要有什麼。比如兒子從小喜歡魚香肉絲，這道菜雖然普通，但比一般炒菜繁瑣，但父親樂於一刀一刀地備料，每一種作料都不少，每一道工序都不省略。一道菜，從兒子的童年一直做到而立。當父親忙着做菜時，母親像個游手好閒的

人，帶着歡喜的表情圍着我們轉。

我們回家的日子，是被父親當成節日過的。同時也產生一個印象：在二老的世界裏，父親是家庭做飯人。

後來我發現，父親樂於下廚，是因為過節，親人團聚，彷彿越隆重的事情，越該由男人掌舵，而男人好像也比女人更適合做廚師；父親的菜之所以好吃，是因為有平日所沒有的食材。母親恰好相反，她被一日三餐、家常便飯的繁瑣無聊困擾，所以自帶厭倦情緒，故而做飯只滿足於熟了，能吃飽就行。也難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年不節，她能做出什麼美食呢？

家人，特別是配偶一方，對家庭做飯人總是挑剔的。外國人也不例外。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艾麗絲·門羅在小說中描述：（丈夫）晚飯時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開報紙，舉着，擋在自己與廚房、疾病、情感和子的一團混亂中間。「挑剔地看一眼晚餐」，多麼傳神！從「挑剔」這個字眼裏，我們看到了家庭「煮婦」的不易。

我更覺得，這個挑剔的人，不一定是吃現成飯的人，做飯人自己也是。

幾個月前，母親因手術臥床，父親不但

要照顧她，還得做飯，照顧母親他無怨無悔，但做飯卻成了最頭疼的事。當然，母親並不挑剔，挑剔的是父親自己。他說，如果每天早餐都是麵條，連他自己都會厭煩，可是，哪有那麼多花樣可更換？這也暴露出，其實絕大多數日子裏，母親才是家庭做飯人。父親從節日裏受我們矚目和追捧的「廚師」，轉換成了日常的「煮夫」，陷入一日三餐的瑣碎，所以他下廚的樂趣消失了。

其實，一年多來，我已先父親一步，體驗了這種角色轉換帶來的煩惱。有了孫子孫女後，我和妻子既要照顧孩子，又要應對日常，自然要明確分工，於是我主動承攬了買菜、做飯的任務。開始也新鮮了一陣子，苦練廚技，變着花樣做菜，還挺有成就感。但日子久了，發現可做的菜越來越少，買菜也是，拿起這個，放下那個，好像都需要，又好像可有可無。有一天，我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又該做飯了，一天為什麼要吃三頓飯？」而且，我也像母親一樣，下意識地問了妻子一句：「你餓嗎，這頓飯不吃了行嗎？」

從童年到中年，我理解母親用了幾十年的光陰，而父親比我更長。

不亦樂乎



文化什錦
羅凱迎

清宮留存下來的玉器，大部分是清高宗乾隆皇帝收藏及皇宮舊藏各個時期的玉器，最早以龍為主題的相信是紅山文化的玉龍，及良渚文化的獸面玉龍。

傳統上龍是歷朝的瑞徵。黃帝的後代軒轅，傳說是天龍變為龍，而屢著於易象；孔子至成周，問禮於老子，退而有「猶龍」，指道之高深奇妙，如龍之變化不可測；而源於西漢的「葉公好龍」，是常見真龍反而懼的成語。龍傳諸口，筆錄於書，數千年以來矣。從實際形態而言，可見出土的五千至七千年前仰韶文化聚落遺址有用蚌殼排列出的龍與虎的造型，儘管自然界中未見這種生物，但先民在六七千年前對龍已有想像出其形象概念了。

龍的形象，早年也許因觀念的差異、習俗的影響而歷朝各有不同形態；到了宋代方才定型，自始龍的造型規矩化，只有在細部描繪略有增減而已，可自宋、明、清代瓷器的龍紋裝飾可見；亦有因應與其他紋飾配合作出體形改變，發展出不同涵義，包括龍生九子，九子各有的變化。

龍的紋飾或造型配在各種器物，在清代較常見的用於印鈕上，這種設計，似源自元代，由單一龍體發展到雙龍組合，成為清代皇權印的規格。按《清宮檔案》，清初定製，凡是製作大內寶印，由禮部會同內務府造辦負責，其分工安排是由如意館做寶坯（造型設計），蘇州織造刻字、雕琢寶鈕。《清宮檔案》更有記錄乾隆令太監胡世傑傳旨：「交如意館做寶坯，得時上面龍鈕交蘇州織造陸載成做，欽此。」這是印鈕龍形印鈕的官方紀錄，為防止在製作龍鈕時改動寶印尺寸，乾隆更下令「寶身磨做已准，不必再動」。

清代的寶璽主要分兩類，一是朝政上使用的國璽，一是皇帝的閒章，多以和闐玉為材料製作；國璽印鈕高浮雕的雙龍組合，流行於雍正年代而大盛於乾隆朝，造辦處稱之為「蘇州雙龍鈕」，其造型大致

為雙龍相背蹲踞，各自分別面向璽印兩側，雙龍腰結成一體；龍首雕刻仔細而繁美，圓目方吻，張嘴露齒、挺胸、頂有長雙角、鼻呈如意形、龍口微張，上下對稱牙狀刺，鬚髮飛揚於背，兩側雕有長鬚、龍爪尖銳有力，龍背上魚鱗，腹下雕雲紋，中穿一孔以便配上璽印絲印綬。璽印文字多是帝王名號、帝國名號，如「大清受命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制誥之寶」、「古稀天子之寶」、「敕正萬邦之寶」等等；這種雙龍鈕亦有稱為交龍鈕或蛟龍鈕。至於閒章的印材除和闐玉外，亦有以水晶、象牙、壽山石、青田石入印，印鈕雕刻隨形，多為獸紋，如象、熊、雙螭、獅子、老虎及雲龍等；而文字內容上，有鑄刻皇帝年號、吉言、箴言、詩詞等。

魏晉遺留下來的石碑頂部有不同的裝飾浮雕，其中有雕上盤龍造型，一般是龍頭在碑首兩側，這種方式是根據傳統的《營造法式》而設計，當中規定「造祭坐碑之制，其首為盤龍」，建築學家梁思成根據其中規定說法，曾繪製出宋代石碑的標準式樣圖，可見碑頂的龍首分置於碑的兩側。將這種式樣比對清代寶璽的特徵，似有一定的相似性，是否有所承傳，則未見有所論證。有說交龍紋隱含避邪祈福、興盛的涵義，盤龍為碑首、交龍作印鈕也許因這宏願而選用。

《清宮檔案》指朝政上使用的寶璽共

計二十五枚，稱之為二十五寶，存放於紫禁城內廷後三宮之一的交泰殿。但亦有按皇帝對重大國事銘刻有代表性的璽印，這些反映帝王的思想、情趣、喜好及對事件的自身經歷而雕製的寶璽，其量也不少，按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郭福祥對明清帝后璽印的研究，這類寶璽數量於雍正一朝有近二百枚，而乾隆一代則有一千八百枚之多，到了嘉慶有約五百枚，之後各朝漸減至同治約二十枚左右；這些寶璽不單是對國事銘刻的，而同一事件名目也有不少相同的版本，如乾隆二十四年成功平定回疆的叛亂而製作了新的帝王名號：「信天主人」，命內廷工匠用玉、石等製作九枚寶璽，之後亦繼續下令製作多枚，目前分別收藏於故宮博物院及台北故宮博物院，亦有個別流散於民間。這些寶璽的印鈕，亦具一致性的標準交龍造型。

交龍印鈕的特點是融合圓雕、淺浮雕、高浮雕及透雕等多種琢玉工藝，從存世寶璽看，不論是白玉、青玉、碧玉、黃金、檀香木、壽山石等硬軟印材，其造型、琢製工藝及風格基本是一致的，以交龍為印鈕的鑄刻是有其嚴謹而慎重的規範，較其他印章更有其歷史及文化價值。當然存世的玉印亦有雕琢交龍印鈕，從其巧妙設計、精雕細琢的裝置及實際功用來看，實屬一件精緻的藝術品。甲辰龍年將至，信納交龍能避邪祈福，寓意時和歲豐，正契合其印文：不亦樂乎！



交龍鈕玉印及其印文「不亦樂乎」。作者供圖。

代價的。在書中，作者提到了一項涉及兩萬人的調查，發現掌握關鍵對話的人更能應對事業的挑戰，並成為組織或公司裏的意見領袖，而另一項研究則指出，能掌握關鍵對話的情侶，他們的分手率可減低百分之五十。

在掌握關鍵對話的技巧之前，我們先要留意到，對話的雙方（包括你自己）是否已經情緒失控，或快要失控。在此，我們可以有兩個指標：沉默和暴力。

當一個人受到攻擊時，沉默和攻擊都是自自然然的反應，而當一個人在談話時感到不安全或受到打擊，反應亦然。因此，當你發現對方開始忽視了你的幽默或提問，你便要格外小心，小心對話將要轉入失控狀態。

另一方面，暴力反應可見於人們試圖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別人之上。如果你曾經和一個人對話，他不斷打斷你、不讓你說話、剝奪你發言的機會，那麼，你便是一次言語暴力的受害者了。

掌握關鍵對話，原則上的答案是：不要生氣。但問題是，我們可以如何做到「莫生

氣」呢？首先，我們需要在認知上知道，誰生氣地離開這個房間，誰就是輸掉這一場對話的一方。據理力爭，並不包含展示怒氣。你必須以言語來保護自己的立場與利益，而不是靠情緒發洩。

為了防止自己變得憤怒，我們要花一點力氣專注一個「念」：在這關鍵對話，我想要實現的目標是什麼呢？在這過程，你可以重複提醒自己：我在這裏的目的是什麼？我想確保向對方表達的信息又是什麼？我想得到的最後方案是什麼呢？

在確定了你真正想要從對話中獲得什麼之後，你便可以將注意力轉移到「確定你肯定不想要的東西」之上。當你認知了「想要得到的」及「肯定不想要的」，這中間的範圍就是灰色地帶，就是你可以跟對方周旋、緩衝的談話空間。

另外，我們必須知道「相互尊重是成功對話的絕對前提」。如果人們覺得你不尊重和珍惜他們，他們的行為很快就會退化成攻擊行為。因此，哪怕你不是真的尊重對方，

也必須要令對方感受到你的尊重，而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連結雙方的立場」，即令對方感到你提出的方案，可以跟他的利益、關注、目標有關。

例如，想像一下，如果你要否決一個員工的晉升機會，你將會如何跟他展開一場對話呢？你是上司，大可以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結果，但他便會感到不被尊重；另一個可能是，你既告訴他結果，又同時讚揚和肯定他在公司的貢獻，這會是相對較好的對話方案。

然而，最好的方案大概是：你告訴他那叫人失望的結果，但同時讓他有機會說出自己怎樣進一步為公司或團隊作出貢獻，而你認真回應他的自我評價，並提出可以如何幫助他在未來晉升的方案。

掌握關鍵對話，不是魔術。你不可能學會了一些手法，便可以輕鬆剝奪了對方利益，又要叫對方快快快樂樂地離場。你可以做到的，只是令彼此保持理性，從而促成一次有益有效的對話。